

美国国家公园百年兴盛启示录(上)

◆ 于靖国

今年,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国家公园管理局迎来了它的百岁诞辰,为了强调占地3400多万公顷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属于每代人与每个个体,美国国家管理局将“找到你的公园”定为百周年的庆祝主题,鼓励人们在周末走出家门,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湖光山色,蓝天白云,泉溪争流,棕熊麋鹿,峡谷温泉,瀑布盆地……看着食草动物排成一队慢吞吞地行走在清丽的河湖边,神奇热泉蒸腾出的雾气徘徊在树林之间,缤纷的色彩错落分布在广袤的大地之上,“90后”女孩封潇潇被深深地地震撼了。

这一天是2016年8月25日,对于封潇潇来说,这样的经历不同寻常,留学美国的第七个年头,她终于第一次来到了美国著名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对于这个来自广州的学生来说,到黄石公园就像一个梦,她一直憧憬着可以亲自踏入这片神秘的土地,而踏入这片土地的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梦想照进了现实。而这一天,对于美国而言,同样不同寻常,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国家公园管理局迎来了它的百岁诞辰,在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数以千计的市民为此举办了热闹的“生日派对”。

百年理念:自然,不该只属于一个时代

一百年前,1916年的这一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正式设立。那一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设立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为

成立于1916年8月25日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如今管辖着遍布全美国的412处景点,在积极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已成为全球趋势的今天,我们可以得到些什么借鉴?

美国自然资源的守护者,其使命正如同年颁布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法》所宣称的那样:“保护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和历史遗迹,为人们提供休闲享受,同时不能破坏这些场所,将之传给后代。”

当威尔逊总统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时,美国那时实际上已经有35个国家公园和古迹遗址。从壮丽的荒原到巍峨的山脉,从幽美清冽的冰川湖泊到浩瀚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国家公园及古迹遗址已经遍布美国50个州。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国家公园的存在似乎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退回百多年前,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次彻底的创新。国家公园的诞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这样的自然,是不该属于某些个人的,甚至不该只属于一个时代。它属于大家,属于当下和未来的永恒。

这一段值得被纪念的历史最早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可溯至1860年。那时候,美国一群保护自然的先驱者,鉴于优山美地山谷中的红杉巨木任遭砍伐,而积极促请国会保存该地,终于,1864年林肯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告,将优山美地区域划为第一座美国州立公园。

而同样是在那时,当探险家们最初向人们讲述他们在黄石地区看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地热现象时,公众曾一度认为那些是编出来的故事。1870年夏末,一支科学考察队走进了这个地区,之后的几次考察中,随队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画笔和相机将黄石的宏大壮丽带回了美国东部,他们的观察和报告终于让人们相信黄石的存在,黄石的神奇也终为人们所承认。1872年,当时的总统格兰特签署法令以联邦的名义保护这一地区。有趣的是,黄石所在的怀俄明州当时还没有成为独立州,政府无法按照更早的优山美地模式将它交给某个州政府代管,于是,黄石只能由联邦政府直接管

理,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的桂冠便戴到了黄石头上。

无心插柳造就的美国国家公园,把对大自然的保护从地方政府提高到国家和全民的层次,从而阴差阳错地翻开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篇章。

在美国国家公园建立初期,从联邦政府、自然保护主义者、到来公园旅行的游客和生活在公园周边的百姓,没有人明白国家公园该如何运作。因为热爱自然而希望对自然进行保护,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全新的认知。如何切实地保护自然,则需要全新的文明规则和尚未被我们了解的科学知识。

保护自然的艰难探索

国家公园的自然保护最初只是纸上谈兵的概念,没有联邦财政的支持,没有具体的法律来规范游客和参观者的行为,加上当时为鼓励西部开发而实行的鼓励私人圈地经

营,国家公园的建立并没有真正起到对大自然的保护作用。游客在黄石公园的地热喷泉口涂鸦刻字纪念自己到此一游,优山美地的千年巨树被挖出可以开车穿过的隧道来吸引游客,公园附近的农牧民将自己的牲口赶进国家公园的草甸放养,更糟糕的是,偷猎者把枪口瞄准了公园中那些本该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

北美大陆曾有过千万计的野牛,在西部移民的过程中,这些曾遍布美国的庞然大物被屠杀到几近绝种。黄石公园里,苟延残喘着最后几百头生活野牛。当盗猎者的枪口瞄准了野牛时,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可循,管理人员对肆无忌惮的盗猎者无计可施。

让人颇感讽刺的是,诞生于1872年的黄石公园乃至所有国家公园的保护法规得以通过竟然得益于一个叫埃德加·豪威尔的盗猎者。1894年3月,当黄石公园的管理人员当场抓获这个盗猎者时,他正在剥着刚被他枪杀的几头野牛的皮。面对管理人员的斥责,豪威尔满不在乎地回应:“你们能把我怎样?把我的工具和枪全没收了,不过就26美元。”

当时著名的自然杂志《森林与河流》的出版人乔治·格内尔被这个事件彻底激怒了,他对国家公园急缺保护的现状痛心疾首。他动用了所有的资源,用媒体的力量让百姓们知道了国家公园面临的危机并写了无数请愿书寄进了白宫和国会。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签署了《黄石国家公园动物保护法》,国家公园的环境保护终于有了法律保障。

傅海澜传

董煜



33. 日本人投降了

起初海澜并不理解,后来听父亲说,万一日本人想谋害司徒,又找不到途径,就会借傅家送食物之际下毒,这种借刀杀人的伎俩他见得多了,绝对不能给日本人任何机会。父亲的一番话让海澜非常佩服,怪不得那么多军政界的大人物都欣赏父亲,父亲看问题就是比别人看得透,想得远。

父亲被软禁的那些年里,海澜渐渐长大成人,十来岁的女孩,已经有胸有腰有了姑娘的模样。但海澜的性格依然,还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骑着自行车满街跑。有一天,几个街坊来找海澜,说她一块去吃东西。那段时间家里缺油少盐,尽管玉华有天大的本事,也做不出满汉全席来。海澜肚子里没油水,正饿,所以一听有吃的,赶紧答应,还不忘拉着弟弟履任。吃好玩好,天已经黑了,冬天,街上的店铺早已打烊,见不到人影,海澜跟弟弟都有点紧张,骑着自行车一路疾行,总算远远见到了西安门。到了西安门,就离家不远了,海澜的心宽了,骑行速度也慢了下來。几个拉洋车的车夫正坐在门洞下抽着旱烟等生意,洋车上点着煤气灯,照亮了很大一块地面,在冬天的夜里,给人温暖,让人心安。

忽然,不知从哪跑出来三个皇协军,把海澜和履任围上了,看着海澜不怀好意地嘿嘿笑着。皇协军穿的是黄皮,因为日本人扶植并听命于日本人的军队,所以平时耀武扬威惯了,比起穿黑制服的当地警察,皇协军更让老百姓痛恨。

海澜下了自行车,冲着他们大声喊:“你们要干什么?”“你说我们要干吗?”那几个人的话里明显带着点调戏的味道。海澜本来胆子就大,远处的几个车夫也给她壮了胆,她干脆破口大骂起来,“你们这些走狗,王八蛋!别以为你们穿了身黄皮我就怕你们,赶紧给我滚开!”履任吓得拼命拉海澜的衣角,“快走三姐,别说了。”可皇协军拦路呢,走不掉啊。

一个高大的车夫站了起来,手叉着腰,冲着这里大大地咳嗽了一声。坐着的几个也把头转了过来。那几个皇协军眼看占不了便宜,骂骂咧咧地走了。

海澜走过去说了声谢谢,那高大的车夫摆摆手说,“不用谢姑娘,快回家吧”。履任吓得不敢,一路上不停地埋怨,海澜却不以为然地说,“回去不许告诉妈,不然以后不带你出门”。

报上的消息似乎越来越让人振奋了,先是苏军把德国赶出国境,开始了战略大反攻,欧洲国家相继解放,后来,英美联军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日本节节败退,已经没有了战争初期的嚣张气焰。1945年7月的一天,傅经波忽然被告知可以去探望司徒雷登了。近4年的隔离,两人近在咫尺却难以相见,一旦见面,彼此的欣喜可想而知。以后,傅经波又多次被允许探望司徒雷登。

日本的意思是,通过这一举动,消除司徒雷登因长期被关押而产生的对日本人的敌意,他们还指望必要时可以请司徒雷登为他们斡旋,可惜,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战争结束的那天,海澜和弟弟正在房间看书,电话铃响了,只听父亲念了两声“阿弥陀佛”,搁下电话时他告诉海澜,战争结束了,日本人投降了。

1945年8月17日,司徒雷登走出了他的囚禁之地。

当别人纷纷祝贺他重获自由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是中国终于摆脱了日本残暴的压迫。”

胜利了,全国上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家里也是,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傅经波又开始早出晚归忙他的大事,家里原本压抑的气氛也一下子轻松了,院子里多了许多笑声。父亲不在家,是海澜最开心的时候,她会带着弟弟一起溜进父亲的书房,看看有什么新鲜东西。一次她被一个精美的香烟罐吸引,打开一看里面有烟,便拿出两根烟来,跟弟弟躲在一间不住人的空房子里抽,正抽着,恰逢李春进屋来打扫,海澜吓了一跳,赶紧把烟藏在身后。李春看看海澜,心知肚明,又退出去了,临走说了一句,有烟味啊。

51. 新来的小皮匠

校长和皮公德还有顾老师都在学校里等着我。校长对我说了不少鼓励的话,具体是什么我没听懂,我一心盘算着该怎么花那五分钱。上次捡到的半两粮票还在,花四分钱,可以买一根甜麻花。剩下的一分钱继续存着。直到校长慈爱地抚摸我的脸,我才如梦初醒,抓住机会使劲闻了闻她的手。老太太的手上没有想象中的蜡烛香灰的气味,而是一股蛤蚧油的油耗气。

我迫不及待把得奖的好消息去报告给阿娟。她家住的是整幢的石库门房子。后门的腰门开着,从里面插上了,大门没有关。我一跳一蹬,毫不费力就爬了进去。楼下没人。我一路叫着阿姐,阿婆,跑上楼去。此时天色已经晦暗,但前楼却没有开灯。阿娟和瘪嘴老太就默默枯坐在这暗色里,脸色都很僵,瘪嘴老太好像在擦眼泪。这样的状况有点异乎寻常。我愣在门口,说:“阿姐,出什么事啦?阿婆生毛病啦?什么病啊?”瘪嘴老太起身开了灯,想敲我头,估计也没心思敲,下楼了。阿娟强作笑脸说:“你就喜欢瞎讲。你怎么进来的?阿婆你没锁门?”瘪嘴老太回头哼了一声说:“腰门插上了,他爬进来的。大门锁好也没用,大耳朵照样从晒台里翻进来。野猫一样。”

阿娟笑着,招招手叫我过去,摸到我一头汗,拿出手绢给我擦汗,问我怎么弄出这一身汗。我说我要是赶紧跑回来报喜的,今天三轮车也乘过了,随后便把作文得奖的事说了一遍。阿娟很开心,说让她好好想想,怎么奖励我,这次要买个更大的礼物。说着,阿娟拿出一小块巧克力给我吃。我说:“好吃。阿姐是用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的,对吧?”说着津津有味地舔起来,一边舔,一边对阿娟笑。阿娟没有理我,皱着眉头想心事。这样的时刻很少见。在我的印象里,阿娟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笑,她笑的时候,周围的空气好像也会一起笑。我木知木觉,一点也没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

这天小皮匠挑了皮匠担子出门,很远就看见,弄堂口已经摆了个皮匠摊。小皮匠心

想肯定是刚刚到上海的乡下人,不懂规矩,也不知道先问问路烧烧香,自说自话来摆摊头,上海滩就这么容易来抢地盘的啊?那个新来的小皮匠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左右的年纪,面孔和手白净,皮匠担子里工具也不全,不像是个做生意的人,有点吃不准什么路数。再一看,那副横空出世的皮匠摊摆在弄堂口缩进去一点,并没有占自己的位子,

小皮匠放心了,放下担子,一样样工具摊开来。突然觉得旁边有点热烘烘,小皮匠一回头,也不知何时,那个白净净的小皮匠悄悄把皮匠摊移过来了,两个皮匠摊并排开。这下小皮匠不开心了,又不是谈朋友,下象棋,靠这么掂算什么名堂,于是便横眉竖目。可惜这副表情白做,对方不朝他看,像是低着头在想心事。小皮匠只好不管他,定下心来,喝了一口花茶。花茶买的是茶叶末子,便宜,味道一样香。

弄妥当,生意就上门了。对过老虎灶的爷叔,木拖板的带子坏了,来换带子。爷叔来修鞋子,小皮匠从来不收钞票。一年四季到老虎灶泡水,爷叔也从来不收他钞票。爷叔讲:“嗨,小皮匠有苗头嘛,收徒弟了。”小皮匠苦笑笑,说:“爷叔寻我开心的?眼睛朝旁边白,说:‘乡下人不懂规矩,大清老早……’”话没说完,旁边的朋友“噫”一下立起来,朝老虎灶爷叔鞠了一躬,说:“爷叔好,请爷叔多照顾生意。”一口苏北话,但不是扬州口音,比扬州还要再过去点。小皮匠想这朋友辣手的,不请自来,还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一本正经当徒弟了。徒弟这么好的吗?要有介绍人的啊,要买定胜糕买蹄膀买蜡烛磕头的,这是规矩。师傅看中没有用,还要师娘满意,先要帮师娘带小孩做家务。师娘开了口,师傅再正式接手。还要搓三个月麻线,戳三个月烂鞋底练手,师傅才肯教本事。工厂里学徒三年满师,当皮匠的徒弟,要学三年零三个月,这也是老规矩。学生意的时候,只管吃饭,没有工钱的。小皮匠想对老虎灶爷叔解释一番,对面有人泡水等得不耐烦了,用茶壶盖子敲老虎灶的龙头,老虎灶爷叔点点头笑笑,慌忙赶过去。

同和里

王永志

